·医学与社会·

生命文化教育：医学人文教育新维度

蔡定彬　王双苗　谭健烽

【摘要】 通过剖析生命文化的涵义和研究现状，指出生命文化教育的引入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新诠释，可充分发挥文化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握生命文化教育开放性、综合性等特点，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生命文化教育。医学院校可以尝试构建科学化的生命文化教育体系、设计实效化的教育内容、搭建多元化的教育平台，从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活动等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生命文化教育。

【关键词】 生命文化教育；　医学；　人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 R-05

DOI：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4.08.022

基金项目：2012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本科类立项建设项目（2920121）；2013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本科类立项建设项目（2013208）

作者单位：524023　湛江，广东医学院团委（蔡定彬），党委办公室（王双苗），人文与管理学院（谭健烽）

通信作者：王双苗，Email：738360924@qq.com

nisms[J]. Nat Rev Neurosci, 2008, 9(10): 788-796.

[11] Nahas Z, Marangell LB, Husain MM, et al. Two-year outcome of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 for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J]. J Clin Psychiatry, 2005, 66(9): 1097-1104.

[12] Mayberg HS, Lozano AM, Voon V, et al.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J]. Neuron, 2005, 45(5): 651-660.

[13] Moghadami 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among male athletic vs. non-athletic Clerks at Islamic Azad University, Karaj Branch, Ira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30): 347-351.

[14] Tang WJ, Guo Y, Wang XT, et al. A Study o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Self-concept of Body[J]. 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2009, 32(4): 99-101. (in Chinese)
[唐闻捷，郭怡，王小同，等. 体育锻炼与大学生抑郁水平、身体自我概念的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4)：99-101.]

[15] He Y, Ji L.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n the depressive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mediator (body-esteem) i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Sports and Science, 2003, 24(4): 58-60.(in Chinese)
[何颖，季浏. 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对大学生抑郁水平、身体自尊水平的影响及验证中介模型[J]. 体育与科学，2003，24 (4)：58-60.]

[16] Elliot CA, Kennedy C, Morgan G, et al. Undergradua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national study[J]. Am J Health Behav, 2012, 36(2): 230-241.

[17] Ansari WEI, Stock C, Phillips C, et al. Do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y depend on body image perception? A survey of students from seven universities in the UK[J].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1, 8(2): 281-299.

[18] He SB, Tang WG, Tang WJ, et al. Exercise intervention may prevent depression[J]. J Sports Med, 2012, 33(7): 525-530.

[19] Cui J, Luo P. Analysis of physical exercise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C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2008, 24(2): 86-87.(in Chinese)
[崔健，罗萍. 体育锻炼疗法对抑郁症治疗的分析研究[J].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4(2)：86-87.]

[20] Tang WJ, Zhang W.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physical exercises intervention in depressive mood of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Sports and Science, 2008, 31(11): 1543-1545. (in Chinese)
[唐闻捷，张玮. 体育锻炼干预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功能探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1)：1543-1545.]

[21] Hegadoren KM, O'Donnell T, Lanius R, et al. The role of beta-endorphin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ajor depression[J]. Neuropeptides, 2009, 43(5): 341-353.

[22] Hu DT, Huang BG, Yang F. Precau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depression intervention [J]. Kaoshi Zhoukan, 2011(25): 158-159. (in Chinese)
[胡德同，黄伯钢，杨芳. 大学生抑郁症体育运动干预的注意事项[J]. 考试周刊，2011(25)：158-159.]

（收稿日期：2014-05-10）

（本文编辑：蔡骏翔）

Life cultural education: new dimens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Cai Dingbin, Wang Shuangmiao, Tan Jianfeng.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Shuangmiao, Email: 738360924@qq.com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life culture,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life cultural education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ole as educating people. They have also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grasp its open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in work, and carry out life cultur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and by multi-channels. Medical colleges can try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cultural education system, design useful education content, set up diversified education platform and carry out the multi-channel and all-round life cultural education fro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campus activities and so on.

【Key words】 Life culture education;　Medicine;　Humanistic education

在医学人才培养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与大卫·汤姆斯玛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指出:“医学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的,是科学中最人道的。”一个出色的医生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高尚的品质和素养。但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无论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忽视人文科学之嫌[1]。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生命文化教育逐渐进入医学教育者的视野。

1　生命文化的提出与内涵

生命文化是一门古老而又时尚的学问,虽然至今尚未形成一门显学,但在生活实践中却是无处不在[2]。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生命文化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而现代形态的生命文化,则兴起于 19 世纪、勃兴于 20 世纪、复兴于 21 世纪[2]。

当前,国内外以生命文化为研究主题的论文、论著并不多,但对“文化”“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生命教育”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可谓久矣众矣。对生命文化较早作出系统理论阐述,较具代表性的有陶清的《生命文化论纲》一文。陶清指出,“生命文化研究,是以现实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为研究对象,以如何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为旨归的文化研究学科[3]”。日本学者 Susumu S的《The ethical issues of biotechnology: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life》[4]一文与英国学者 Irvine SH 等的《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across cultures: some caution and prescriptions》[5] 一文分别在探讨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对生命文化的影响、不同的生命文化对慢性哮喘病人生命质量影响的同时,也探讨了生命文化问题。在江文富主编的《生命文化概论》中,按照生命含义指涉的大小,较为系统地对生命文化进行了定义。分为三种意义的生命文化:一是广义生命文化,指有关生命的全部文化总体,这种生命文化广大而精微、抽象而具体,包括物质或器物形态、关系形态、行为形态和理论或观念形态四种;二是中义生命文化,指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的生命文化,是一种模式形态,是一种器物形态、关系形态、行为形态、观念形态复合的生命文化;三是狭义生命文化,指与生命某个方面有关的具体而细微的生命文化形式,这种生命文化既可以是器物或物质形态、理论或观念形态的生命文化,也可以是关系形态、行为形态的生命文化,是数量最庞大、形态最丰富、样式最多样的,这种生命文化还包括作为研究学科的理论形态的生命文化[6]。

薛玉建的《生命教育、生命文化与生命经济》[7]一文和马金生的《生命教育:重在生命文化的重建》[8]一文论述了关于生命文化研究和建设对生命教育的重要意义, 文中提出:“生命教育的根本,在于生命文化的重建”。杨根乔《深入开展生命文化研究》[9]一文和德国的尤根·莫尔·特曼《危机中的生命文化》[10]一文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加强说明文化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张显扬在《应当加强生

命文化的研究》[11] 中不仅呼吁加强对生命文化研究的迫切性，而且也要探讨了研究的方法问题，认为关于文化生命研究，应像自然生命的研究那样成为一门独立的生命文化学科。美国学者 Kang SM 等学者在论文《Culture-specific patterns in the predic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roles of emoti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self-esteem》[12]中，通过阐述文化因素对于生命幸福感的重要价值，印证了加紧研究生命文化的重要意义。

简要来说，国外目前的生命文化研究开始成熟和专业化，大都是从伦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入手研究的；国外的称谓是 The culture of life（生命的文化），但更专业的可能是 Bioethics（生命伦理学）。而国内的研究则呈现多样化：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道家、法家）、社会学、西方传统哲学（女性主义、后现代、功利主义）这几个角度入手，而大陆的研究主要关注医学、法律和教育这三个领域。

2　生命文化教育的引入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新诠释

一些医务工作者医学人文精神的缺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感叹："我们不要否认医疗人文精神正在沉落"。当今医学院校不得不认真反思如何提高在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生命文化素养，因而，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引入生命文化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当今社会发展实际看，当今社会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导致一些人生活迷茫、价值迷失，甚至看不到生存的意义。一些人视生命若草芥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医学院校也出现了自杀、他杀，以及虐待实验动物等漠视生命的现象。因此，探索如何建设一种积极上进的医学院校生命文化就显得迫不及待。

从医学院校与生命文化的天然渊源看，认识生命、研究生命、服务生命是医学院校师生的重要使命，比其他社会群体拥有更高的生命文化素养是对医学院校师生的当然要求。生命文化有助于"人文地"理解生命、"社会地"认识生命、"生命地"善待生命，只有真正传播现代生命文化，树立善待、呵护生命的理念，才能真正做到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庇佑生命、修复生命、守护生命，保证生命的充分肯定和无限尊重，进而努力提高生命质量、成就生命、实现生命价值[6]。因此，建设较高水平的生命文化来孕育较高人文素养的医学生也是医学院校的一项重要使命。

从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实际看，医学人文的不足也是不争的现实。医学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学的目的及价值，是表达对生命的挂牵，对人性的感触，对痛苦的倾听及慰藉。但当前对医学生的培养及医生面对的错综复杂的执业环境、高强度的竞争压力、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会对医生的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都呼吁更多医学人文研究和教学的介入。较之欧、美、日等一些发达国家，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设置比例明显太低；况且，要切实地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也不是仅仅能够依靠增开几门课、让医学生取得一个较高的分数就可以实现的。医学人文教育需要超脱于医学教育，从文化、制度、心理、职业层面培养医生。欲从根本上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构建良好的医学院校生命文化可以作为一个新的途径，充分发挥文化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

3　生命文化教育在医学生人文教育中的探索

生命文化教育具有开放性、综合性等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生命文化教育。因此，医学院校应该积极构建科学化的生命文化教育体系、设计实效化的生命文化教育内容、搭建多元化的生命文化教育平台。

3.1　生命文化教育体系"科学化"

教育活动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稳定性、规则性、预成性等基本的系统性特征。除了具备教育本身的特征外，生命文化教育更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有其复杂性和开放性。

要真正开展好生命文化教育，首当其冲是医学院校要形成共识，高起点规划。在办学理念方面，要思考生命文化教育如何融合，要树立把生命文化教育融入到学校各项工作中的思想。要让师生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既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又能体现尊重生命的内涵、尊重学生、尊重教师、尊重学校。还要善于联系实际，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共鸣点、利益交汇点，做到生命文化教育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善于改进创新，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搭

建学生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学生乐于参与的渠道，增强生命文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生命文化教育需要相关理论和文化支持。生命文化在我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厚实的理论和文化根底，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中都有各种渗透。在西方国家，从希腊哲学最兴旺的时期（公元前 6 世纪到 3 世纪），对宇宙、生命和人的关注就已成一种趋势；而在我国，热爱生命乃是中国哲学文化的共同精神。当代的生命文化教育，理论的关注和发展更加丰富。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人本论思想、生命教育观，随着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也有不少学者从身体伦理学和身体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有学者提出，人的身体特性体现在“可塑性、开放性、脆弱性”三个方面，身体伦理的根本价值和任务是祛除身体的脆弱性，保持身体的完整性[13]。

生命文化教育需要广泛借助各种教育媒介。开设生命文化教育课程、编写配套课程教材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其次，要充分发挥校内宣传媒介的作用，特别要用好大学生常用的飞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论坛等新兴媒体，营造浓厚氛围。还要大力推进文化建设，通过建设生命文化教育馆、医学誓词墙、医学雕塑和名医铜像等生命文化人文建筑景观，增强校内的生命文化氛围，让生命文化融入学校师生员工的日常生活中。

生命文化教育范围绝不局限于学校，而是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只有和社会生活相联系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实行生活教育应该把学校的一切融入大自然，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因此，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大学生生命文化教育最广泛的课程资源，最丰富多彩的教育平台。

3.2　生命文化教育内容“实效化”

生命文化教育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需要一个关键性条件，就是规划、制定实效的教育内容。但生命文化教育的内容无疑是浩瀚的。

对医学生来说，生命文化教育不仅可提高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质量，更重要的是让其形成良好医德，为日后所从事的医疗卫生事业打下良好基础。生命文化教育的内容，首先离不开生命哲学。生命哲学并非高深莫测的理论，它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活着，也即通过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实现个体心灵的和谐，这与生命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生命文化，又避不开一个永恒的话题——生与死，医学院校的生命文化教育更是如此。特别是生命与死亡的教育，对医学生更有其特有的意义。死亡教育是生命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知道死亡，为的是更好地生活，善待自己和患者的生命。西方哲学史就是终极关怀和研究生死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对死亡的思考就没有哲学的形成。叔本华曾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也认为：“真正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14]”。

此外，生命文化教育也要关注生命与自然的思考，“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的思考，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思考等等。综上所述，医学生的生命文化教育可以从“生命与自然、生命与健康、生命与死亡、生命与教育、生命与科技、生命与伦理、生命与社会”等方面入手，也可以围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延续生命”等内容开展。

3.3　生命文化教育平台“多元化”

3.3.1　以课堂教学深化生命文化教育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开设专门的生命文化教育课程是医学院校开展生命文化教育的关键环节。生命文化教育课程深深植根在所有的教育体系网络中，并存在显性课程与潜在课程两种形态。专业的显性课程资源是浩瀚的，不同的学校可以结合学校的特点、专业的不同、年级的不同、学生的差异等等，设置针对性的课程。

还要有意识地多学科渗透和融合，通过其他课程强化对学生的生命文化教育，潜移默化地增长学生的生命文化教育知识，培养其生命情感，形成系统的生命认知。如在哲学中讲解生命的认知和物质基础；在社会学中讲解生命从属于社会的本质属性；在心理学中讲解物质生命机体的有限性和精神（心理）成长的无限性；特别要在一些临床理论、实践课程中，融入生命文化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学习临床知识技能的同时，接受相关的生命文化教育。

3.3.2　以实践活动强化生命体验

社会实践活动是开展生命文化教育的有效环

节，医学院校可以尝试构建一个重视心灵感悟、弱化知识概念的生命文化教育实践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等，可以深入接触了解社会的各层面，在奉献爱心、服务社会和他人的过程中体悟生命、感受生命，正确认识生命的本质，体验生命的价值，进而学会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医学院校还可以针对性设置生命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服务岗。除了可以在养老院、福利院、社区等建立实践基地，也可以选择在医院或医院的某一科室如肿瘤科、老年科、新生儿科、宁养院等建立生命文化实践基地，为医学生提供关爱晚期肿瘤患者、关注老年患者、感悟幼儿生命力等各方面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感悟生命，学会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挽救生命。

3.3.3 以校园活动塑造生命文化

以生命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促进生命文化教育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学生，不断提高生命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医学院校要充分发挥学校相关部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优势，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成立学生生命文化研究社团、创建生命文化教育学生工作室，开展相关研究；学校要有意识地把生命文化的元素融入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医学生誓词宣誓仪式和护生授帽仪式等各种仪式及重大活动；要引导学生自行开展符合自身需求的系列校园活动，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从而为医学生个体生命的全面和谐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Wang WP. Humanistic regression in medical education[N]. Wenwei Po, 2010-12-04(08). (in Chinese)
[王卫平. 医学教育中的人文回归[N]. 文汇报, 2010-12-04(08).]

[2] Jiang WF. Introduction of life culture eduction[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3: 1. (in Chinese)
[江文富. 生命文化教育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1.]

[3] Tao Q. Introduction to life culture eduction[J]. Jianghuai Tribune, 2009 (3): 82-88.(in Chinese)
[陶清. 生命文化论纲[J]. 江淮论坛, 2009(3): 82-88.]

[4] Susumu S. The ethical issues of biotechnology: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life[J]. Current Sociology, 2011, 59(2): 160-172.

[5] Irvine SH, Wright DE, Recchia GG, et al.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across cultures: some cautions and prescriptions[J]. Drug Information Journal, 1994, 28(1): 55-62.

[6] Jiang WF. Outline of life culture eduction[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3: 54.(in Chinese)
[江文富. 生命文化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54.]

[7] Xue YJ. Life education、life culture and life economic[N]. China Enterprise News, 2006-03-22(06). (in Chinese)
[薛玉建. 生命教育、生命文化与生命经济[N]. 中国企业报, 2006-03-22(06).]

[8] Ma JS. Life cultur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culture[N]. China Society News, 2010-10-18(03). (in Chinese)
[马金生. 生命教育:重在生命文化的重建[N]. 中国社会报, 2010-10-18(03).]

[9] Yang GQ.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culture research[N]. Peoples Daily, 2011-01-13(07). (in Chinese)
[杨根乔. 深入开展生命文化研究[N]. 人民日报, 2011-01-13(07).]

[10] Terman JM. Life culture in the crisis[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1): 16-18. (in Chinese)
[尤根·莫尔·特曼. 危机中的生命文化[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16-18.]

[11] Zhang XY.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biological culture[J]. Journal of the Yinchuan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 2005(4): 9-11. (in Chinese)
[张显扬. 应当加强生命文化的研究[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05(4): 9-11.]

[12] Kang SM, Shaver PR, Sue S, et al. Culture-specific patterns in the predic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Roles of emoti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self-esteem[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3, 29(12): 1596-1608.

[13] Xie C. Research on physical ethics from applied ethics[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3. (in Chinese)
[谢忱. 应用伦理学视阈的身体伦理探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3.]

[14] Plato. Phaedo[M]. Yang J, translated. Sheng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1.(in Chinese)
[柏拉图. 斐多篇[M]. 杨绛,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

(收稿日期:2014-03-02)
(本文编辑:蔡骏翔)